

对忻州“挠羊”摔跤的文化学考察

李翠霞, 赵岷

(山西大同大学 体育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摘要:“挠羊”是流传于山西省忻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摔跤的地方俗称。挠羊摔跤文化是一种民俗节日庆典文化,是多民族混居后的历史文化产物,是一种原生态的民俗体育文化,同时也是活态体育人文遗产。

关键词: 体育文化; 原生态民俗体育; 挠羊摔跤; 忻州

中图分类号: G8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0)02-0104-04

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Naoyang” wrestling in Xinzhou

LI Cui-xia, ZHAO M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037009, China)

Abstract: “Naoyang” is the local designation of a kind of folk wrestling popular in the Xinzhou region in Shanxi province. The Naoyang wrestling culture is a sort of culture for folk holiday celebration,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duct produced after people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living together in one region, an original ecological folk sports culture, and also a humanistic legacy of sport in an active state.

Key words: sport culture; original ecological folk sport; Naoyang wrestling; Xinzhou

“挠羊”是流传于山西省忻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摔跤的地方俗称。之所以称作“挠羊”,是以前胜利后所得的奖品命名的,或者说是以羊为赌注的一种摔跤竞技形式,其特点是光背不着上衣,主要以抱抓腰腿为主,挠羊都是以一跤见胜负,除跤手两脚原本就站在地上外,身上其它部位只要一沾地就算输,不作循环赛,输者即淘汰,赢者继续与新手比赛。

1 “挠羊”一词的文化释义

“挠羊”可以说是在特殊地理环境中的特定方言。“挠”在《说文》中解释为:“挠,扰也。从手,尧声。”^[1]“挠”在晋北方言中有“扛、拿、举”的意思,“挠羊”就是扛羊,把羊扛走。从另一个层面来理解,“挠”代表的是一种力量与豪放。大家可以想象到在一场摔跤比赛结束,优胜者肩扛一整只活着的大肥羊,绕场一圈,那是多么粗犷豪迈的气势与场面,不仅代表获胜者的力量与技术,也体现着优胜者一种心态和气势。

此外,用羊作为摔跤比赛的奖品是在忻州民间一

直沿袭下来的旧俗。据《忻州地方志》记载,宋元时,忻州水草丰盛,是牧羊的理想场所,当时的摔跤活动经常以羊作为摔跤输赢的赌注。起初,没有人专门组织,只是摔跤手们想摔就摔,想赌就赌,久而久之,便演变成了以羊作为奖品而且有组织的一种比赛活动^[2]。当然有关忻州摔跤最早的记载还是在北宋调露子的《角力记》中:“忻、代州民秋后结朋角抵,谓之野场,有杀伤者。”因其发展甚烈,宋真宗曾下令“自今悉禁绝之。”^[3]“忻、代州”指的就是现在的忻州和代县,在文中有“秋后结朋角抵,谓之野场”这恰好印证了今日于旷野之中,秋后丰收之时进行比赛的挠羊摔跤。当地农谚有“立了秋,挂锄钩,吃瓜看戏摔跤放牲口”^[4],由此可知挠羊赛是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间进行。

挠羊摔跤是一种大力量、大智慧、大拼搏、大解放、大欢喜的活动。在跤场上跤手和观众,得到一种能量的释放和情感的渲泄。摔跤是一对一的肉搏。往往或以山为界或以河为界,分为两队,因此摔跤又体现出一种团队精神。摔跤是不带偏见的竞技,它体现

着一种平等精神。挠羊摔跤虽场面激烈，但“点到为止”不故意造成对手的人身伤残，体现出一种“仁”的道德精神。人们在摔跤中发现自己、实现自己、升华自己。

2 挠羊摔跤的文化特征

2.1 挠羊摔跤文化是一种民俗节会庆典文化

风俗是在一定社会共同体中，普遍公认、积久成习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总和。简而言之，风俗是一定族群中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①。中国古代民族历来有一种宣泄情绪的活动，这种活动总是和民间的节日庆典相融合，便要举行一种仪式，举行仪式就要提供一个场所。这样的节日，都从娱神——自然神、祖先神，到自娱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自我生命力的赞美、歌颂，成为人们的狂欢。

农历七月十五日原平庙会、农历六月骡马大会、忻州五台山六月大会，其中最著名的是五台山六月大会，亦称“六月庙会”。举办地址在五台县台怀镇，以大牲畜交易为主，为时1个月至40天。高潮时台怀地区会聚集十四五万人，热闹非凡。早在隋唐时期，五台山台怀地区就形成了一年一度的七月庙会。到清代，乾隆皇帝崇信佛法，曾六临五台山，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并规定举行一年一度的六月法会，历时1个月，称为奉旨道场。农历六月的五台山气候凉爽，山高坡宽，水草丰盛，是十分理想的天然牧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周边地区的农牧民便利用六月大会的极好机会，到五台山进行牲畜交流，以后逐渐形成了僧俗活动并重的集合日。近年，骡马大会规模越来越大，每天有一万多头牛驴骡马上市河滩。忻州一带的城乡，但凡有庙会，必然要搞挠羊赛，挠羊赛的进行，无疑为庙会增光添彩，招来了四方的许多观众，当地有俗谚云“赶会不摔跤，瞧的人就少，唱戏又摔跤，十村八村都来看热闹。”在忻州一带，一年中赶会次数很多，就忻州市附近方圆百十里内，一年内就有四五十次，这些庙会大都要进行挠羊赛的。除了在庙会时所进行的挠羊赛，在农闲时也组织专场的挠羊赛。

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间所进行的挠羊赛，大都是由较大的村镇和实力较强的摔跤手之间的角逐。当然，这种比赛需要约请外村人作裁判、当公证人。在赛事之前的好多天，主办村就将“挠羊赛”信息发布出去，跤场就选在宽广的打谷场或戏台前的场地，场上竖一杆大旗、两杆小旗，旗面上各写8个字：“英雄跌对，跌死无罪”。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改成“和平跤对，勿伤害人”，直至现在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两面小旗都是供跤手来拔，拔跤旗的

人又必须是曾经扛过羊的“挠羊汉”。拔了跤旗的两人，便成为该场摔跤比赛中对抗双方的代表和主人^②。当然，他们还要通过主办村负责人或公证人共同协商，划分出甲队、乙队的预赛跤手。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是原平庙会。挠羊赛在原平镇举行，是忻州、定襄、原平3县的对抗摔跤比赛，这种3县跤手的角逐，比起村与村之间的对抗，水平要高得多，比赛要精彩得多。当地乡间风俗，挠羊赛大都在晚间进行，过去照明设备落后，只能点油灯照明，而且持灯的人要跟着摔跤的两位咬于满场跑。挠羊赛奖品，都由主办村镇出钱。自然这种开支是集体提供，或者是集资而来。挠羊赛中，最高潮的时刻是在一名“挠羊汉”连胜6位跤手之后，人们给胜利者披挂红花，把羊送到他身边，然后骑上高头大马，绕场几周，吃完一顿丰盛的酒席，人们就护送其出村回家。从此，胜利者的大名就会留芳后世。

2.2 挠羊摔跤文化是多民族混居后的文化产物

忻州地区很早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融的杂居地。从东汉至清初，有大批的少数民族迁徙来内地同汉族人杂居，从而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导致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相互影响。民族大融合主要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这4个时期由于兵荒马乱，各族百姓流离失所，促成了民族的融合，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对摔跤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忻州、定襄、原平3地形成了以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摔跤。以羊为奖看上去是一种表面形式，但其中却折射着一种文化内涵。挠羊摔跤，从一个“羊”字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象征，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符号，羊是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所蓄养的最常见的牲畜，以羊为名，以羊为奖品符合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可以说“挠羊”一词本身就具有融合南北文化的典型词意，极其鲜明形象地表现出摔跤在忻州这样一种南北民族融合地区的特色。

两宋期间，中国南北分裂，民族混杂而居。宋朝与各个并立地方政权既有征战，也有持久的和平时期。而这在无形中就为各民族大融合、大交流提供契机，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频繁进行交流与接触，这不仅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南北宋时期民族的交流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先进的汉族文化层层推进，成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主导力量，同化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习俗观念和粗犷风格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汉族文化的发展，宋时的相扑、角抵就是典型的例证。

根据我国学者金启宗先生的研究,辽代的角抵同宋的角抵本质上并不一样。依据1931年辽阳出土的辽代小孩角抵图陶罐及其他有关资料分析,宋的相扑以互相推搏对手出台,以快取胜。辽之角抵则“以倒地负”,往往“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下绊为典型招数,这些都说明宋、辽的角抵各不相同。宋的角抵即现流行于日本的相扑,而辽的角抵已基本出现了摔跤的雏形^[7]。相扑在辽、金地区也很普遍。《辽史·卷五十二·礼志五》有记载:辽制,册封皇后、皇帝诞辰或宴请外来使节时,都要“百戏、角抵、戏马、较戏以为乐。”辽兴宗耶律宗“以皇太子库里噶里生……帝命卫士与汉人角抵为乐。”^[8]甚至在《辽史·兴宗本纪》还记有辽太祖曾命令在处决罪犯前,让罪犯饮酒一日,“以人命至重,死为复生,赐宴一日,随其生平之好,使为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戏射、角抵,各极其意,明日乃以轻重论刑。”^[9]金代称辽的角抵为“跋里速戏”或“角力”,同相扑一道曾广为流传,但金世宗大力提倡女真文化,宋的相扑受到排挤,而摔跤则得到大力推广。由于汉族地区民间“角抵社”聚集达数百人,具有反抗金人统治的危险,至章宗时,制定民习角抵、枪棒罪,淮水以北地区的相扑被禁止,而摔跤则不受限制。元代蒙古人更是喜爱摔跤,到元仁宗时,再度下达禁止相扑的诏谕,这样残存于南方的相扑也逐渐衰灭。而摔跤因蒙古贵族的提倡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改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式摔跤——搏克的雏形^[7]。再后摔跤传到清朝,清王朝统治者是女真族的后裔,在女真族的传统文化中就有“摔跤赌羊”的民俗。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宋、辽、金、元时期由于民族大融合、大交流,而忻州恰好处于这种接触融合区域,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民俗习惯中都带有一定的少数民族的印记。而摔跤比赛以羊为赌注,体现的就是北方民族的粗犷、古朴与豪放的民族特性,羊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太熟悉、太常见,而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太重要了,因此才在摔跤角力比赛中以羊为赌注。可以说“挠羊摔跤”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角力摔跤与北方少数民族习俗相融合后而产生的一种极具典型意义的新式摔跤名称。

2.3 挠羊摔跤文化是一种原生态的民俗体育文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态充斥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充分享受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快感时,突然发现这些模式一致,标准一样的“舶来品”已经取代了旧有的传统的东西,变成规格相同差异较少的东西。人们在不经意间发现我们的传统民俗不见了,早已熟视无睹的传统文化被西方强

势文化在不觉中改良了,被置换掉了,于是新一轮回归传统文化热开始了。人们在极力寻找本民族最本源的传统文化,反思自己最本源的传统文化,挖掘自己民族最本土化的传统习俗。原生态概念就产生于全球化越来越直接地作用于社会文化生活的今天。归纳起来,“原生态”概念的文化诉求主要包括:原生性的各种民族民间艺术表现形式是文化记忆、更是文化基因,是需要保护的文化物质资源,最理想的保护方法是活态传承;强调对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批判艺术表现上的同质化现象,强调民族声乐发展在演唱方法上的百花齐放;表达出对主流文化、时尚文化以及文化市场中传统因素或自我意识严重缺失状况的担忧^[10]。

长期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词作家陈哲认为:“如果部族还延续原来的习性、习俗,以及这个民族劳作、歌舞、表达情感、婚丧嫁娶等等这些形式还存在,如果这个文化在这种环境中诞生,就是原生态文化。”^[11]原生态文化是一种没有被现代外界文化改良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能够被本地区大多数人接受且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一种具有鲜活色彩的地方传统文化。那么由此看来忻州的挠羊摔跤应该说是忻州地区特有的民俗活动。忻州挠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独特性较少受到外界文化的冲击,大约从北宋开始就以一种民间“野场”的形式出现,即使是今天的比赛也依然遵照先辈留下的挠羊模式进行,无论其评判规则、参与人数、参与方式、比赛形式、比赛内容以及比赛程序都还遵照历史遗留下的模式进行。而且连观众的参与方式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变化的只有场地调整,一代代的挠羊汉。就是在今天商品大潮冲击下,头羊的奖品早已变换成彩电、冰箱、洗衣机之类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后,不变的依然是最后胜出的挠羊汉举羊绕场一周,大赛的名称依然是“挠羊赛”,优胜者依然被尊称为“挠羊汉”,优胜者受到的追捧也并没有丝毫减少,反而在日渐平庸化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更为鲜明的是挠羊摔跤那种激烈的比赛形式和热闹的摔跤场面,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地方民族传统特色,在商业化大潮的冲洗下显得尤为耀眼,这就是忻州挠羊摔跤最可宝贵的财富,也是忻州挠羊摔跤得以延续至今的最重要原因。

2.4 挠羊摔跤文化是一种活态体育人文遗产

孙家正^[12]在《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总序》中明确提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这会像许多物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思想的创造性,制约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具有活态性、地域性、民俗性、群体性等特征^[13]。这种“活”，本质上表现为它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创生并传承她的那个民族(社群)在自身长期奋斗和创造中凝聚成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集中体现为共同信仰和遵循的核心价值观^[14]。而忻州挠羊摔跤作为当地的一种民族传统竞技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动态的文化体系，其精神价值取向刚健有为、崇力尚武，这一点在挠羊摔跤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极其鲜明。忻州地区的挠羊摔跤表现的更为出色，挠羊摔跤在其传承过程中很明显吸收了蒙古和汉族摔跤的优点，融汇创新形成一种全新摔跤模式。

至于忻州挠羊摔跤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地域性来分析，从这个极具地方特色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其强烈的地域性。从民俗性特征来分析，民俗是在民众中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是被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这种社会生活文化既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也是民众现实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5]。忻州挠羊摔跤从产生到现在一直在忻州地区广大老百姓当中传承，并且被历代群众所喜爱享用，已经成为忻州地区百姓喜闻乐见的体育竞技形式，不但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而且在今天依然是当地老百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

最后就其群体性而言，所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群体性，就是一种集体意识上的文化认同。那就是在活动参与过程中都能感受到群体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产生一种归附群体的情感，人们会在合作中相互理解、彼此帮助、消除隔阂，利于族群、社会的稳定。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推动力，而这一点从忻州挠羊摔跤的比赛就可以看出来。挠羊赛大都由逢年赶庙会的乡镇、村主办，在赛前，四方张贴挠羊赛海报和戏报，有戏必有“挠羊赛”，这是俗成的规矩。比赛中两名跤手代表了这场挠羊赛的对抗双方，而一般情况是这两名跤手各代表一方，每一方都有位“应羊人”从中组织排兵布阵，而在对抗过程中无论是参赛跤手，还是观众都不自觉地形成两个方

队，各个方队都会尽全力去拼搏，而且在比赛过程中各个方队都聚集在一起出谋划策，力争本队获胜。因此在比赛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不自觉的凝聚力是典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中的群体性。

参考文献:

- [1] 李格非. 汉语大字典[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0: 879-880.
- [2] 赵树恒. 忻定原摔跤活动溯源[J]. 文史月刊, 2005(7): 53-56.
- [3] 林伯源. 中国武术史[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4: 214-215.
- [4] 孙崇文. 龙吟虎啸话“挠羊”[J]. 忻州文苑, 1997(2): 46-47.
- [5] 徐杰舜. 汉族风俗史·导论·先秦汉族风俗[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5-6.
- [6] 李俊温. 山西“挠羊摔跤”[J]. 体育文化导刊, 2003(7): 79-80.
- [7] 刘刚. 论辽代体育对金元清体育的影响[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 2004(1): 26-30.
- [8] 谭华. 体育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96-97.
- [9] 旷文楠. 辽、金、西夏及元代武术的发展[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94, 8(1): 17-22.
- [10] 田洲. 原生态——概念背后的文化诉求[N]. 光明日报, 2006-07-07.
- [11] 李玲. 中国乐坛热门话题“原生态”[N]. 光明日报, 2006-07-26.
- [12] 孙家正. 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总序[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 [13] 倪依克, 胡小明. 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J]. 体育科学, 2006, 28(8): 66-70.
- [14] 贺学君.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2): 100-106.
- [15] 叶涛. 民俗学导论[M]. 济南: 山东省教育出版社, 2002: 15-16.